

闲云野鹤

路遇两姐妹

●任志鸿

在从沈阳返程的列车上,我和女儿持着硬座票,走进去却发现是卧铺车厢。原来,这里临时改成硬座车厢,大家凭座位号确定自己的位置,中铺和上铺都是闲置的,用于放行李。

和我们相邻的是一个女大学生和一对情侣。我们找好各自的座位,安顿好行李后,都默不作声。这时来了一对老姐妹,年纪轻一些的提着大行李箱,年纪大一些的肩挎手提也有两个包包。那对情侣中的男青年赶紧帮忙将行李箱放在中铺上,两位老人道谢后落座,她俩一刻也不停歇,兴奋地寻找话题,无论哪个话题都能让她俩滔滔不绝,两位老人时而爽朗地开心大笑,时而羞答答地窃笑,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。

她俩问男青年到哪里下车,答曰:“八面城。”年纪轻一些的高个阿姨便惊喜道:“八面城!我去过那里的……”接着便感慨,“哎,一晃离开30多年了!大姐,你说,我们就这般老了!”那个被唤作“大姐”的慈祥一笑,说:“你还没到60岁,年轻着呢!”老人一笑,我们便发现老人那口瓷白的假牙,她面目和善,头发卷曲,穿着讲究,脖颈上戴一条黑色珠链,脚穿一双时尚的月白色漆皮平底鞋。说话语速适中,吐字清晰,用词文雅,如果不是她自我介绍,你断然猜不到她已经75岁,与她同行的妹妹54岁。老姐姐在沈阳市居住,是机修厂的退休干部,小妹妹随儿子在深圳生活10个年头了,还有两个姐妹,一个定居深圳,一个在家乡三江口。此次姐妹相约,是给远在黑龙江的80岁老哥过寿辰的,定在三江口集合。

老姐俩也是几年未见,久别重逢,自然感慨万千。她们谈儿女谈孙子,谈外甥女及外

甥女的孩子,谈住房谈股市,谈自己的身体还谈社会治安……两个老太太兴致勃勃,一点儿也不觉得疲惫。偶尔,我们这些听客都困了,闭上眼睛打个盹,也会很快被她俩的笑声唤醒。两个老太太好像回忆起了童年趣事,都开心地笑起来,她们的笑声非常相似,起伏一致,像一曲优美的和弦,吸引着你不得不仔细聆听。

随着列车不断前进,路边的风景让两位老人感到愈加亲切,乡情促使她们想起了逝去的父母亲。这时,她们的谈话便有些伤感了:“大姐,我一想到咱妈没了,心里就难受,坐在家抹眼泪。儿子问我哭什么,我说我可怜啊!儿子问我怎么可怜了,我就说你姥姥没有了啊!儿子劝我,姥姥活了90多岁,你也该知足了。我就大哭,因为我成了没爸没妈的孩子了!”估计妹妹的话也触动了老姐姐的心思,两个人稍微沉默了一会儿。但是乐观的妹妹很快将话题转到对母亲的回忆上,她像是对姐姐说,也像是对我们几个萍水相逢的路人说。她说,她们的母亲心地善良,在过去的苦日子里,因为父亲有工作再加上母亲的节俭,她们的家境还过得去。母亲同情比她们更穷苦的人,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乡下来的亲戚。她们认为,正是母亲良好的品行,才得以享到长寿之福。

三江口快到了,我们帮助老人搬下行李箱,想送她们到门口。两位老人谢绝了我们的好意,姐姐说:“我经常旅游的,身体还行,北京奥运会我还去了呢。”两位老人就这么海阔天空地聊着,渐行渐远。望着两个亲密无间的背影,我被她们的姐妹深情温暖着,涌上来的,只有祝福。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家乡的路

●李元岁

昨晚,又梦见家乡了,梦见了家乡的路,梦见自己小时候,背着筐,拿着镰刀,沿着家乡的小路往田地里走去,给家中的老母猪割野菜……

如若把家乡的村庄比作一个老式木轮车的车轂,那家乡的路便就是车辐,车辐以车轂为圆心,向四周辐射开来,通往哪个村的路,便以哪个村的村名作路名。比如,村东有二十家村,那通往二十家村的这条路就叫二十家路;村西有哈素村,那通往哈素村的这条路就叫哈素路。我们村叫善友板申村,是蒙语汉译过来的村名,意思为“好房子”。我们村四周至少有七八个村(指直接能够通往到达的),故而也就有了七八条路,都是以通往、到达的那个村的村名而命名的。当然,也有一些路并非以村名命名,比如,六十亩路、三斜子路、沙蓬路等,这些路以“六十亩”“三斜子”“沙蓬”这些特征为名,这些路,是村民们下地劳作时踩出的便道;这些路,走到以其特征而命名之地,亦就自行中断了。

小时候,沿着家乡的路,跟小伙伴们一起到村外的河塘里玩水,到小河里摸鱼,到树林里捕鸟,到我们想去的地方。

小时候,沿着家乡的路,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,到田地里。父亲到田地里锄玉米,我就到田地里挖野菜。我挖满了一筐野菜,父亲和社员们也该收工了。父亲用锄头勾了筐挑在肩上,沿着家乡的路往回走。我提着镰刀,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也往回走。回到家,父亲把筐里的野菜往猪圈里抛几把,猪儿们就撒着欢抢吃野菜。

小时候,一辆大卡车驶进了村里——平素,很少有卡车驶进村里的,我们便觉得新奇。大卡车在村子里减速行驶,我便和发小二后生去扒大卡车。大卡车拖着扒在后车厢上的我和二后生驶出了村,沿着哈素路行驶,速度越来越快了。

还是小时候,不过又长了几岁。沿着家乡的路,和二后生他们几个发小一起去田地里割草。割菅草,割芦苇草,也割水稗子草。把割好的草装上排子车,几个发小便推拉着排子车到县城。一斤草能卖一二分钱。把草卖了,便可获得块儿八毛,足够买铅笔、橡皮、作业本了。

又长了几岁的时候,便沿着家乡的哈素路,到哈素公社读高中。每周一,6点多起床,步行将近一个多小时,就到学校了。住校5天半,到周六吃罢午饭,便再沿着家乡的哈素路回家。回家待上一天半——不是“待上”,而是去田地里给父亲挣上一天半工分,到周一,再沿着哈素路去学校上学,周而复始,3年之久。

再后来便沿着家乡的路去县城,再从县城去省城。后来,便在省城安家落户,生根发芽,开花结果。可在梦里所梦到的家乡的路,还是原来儿时家乡的路……

芳菲物语

书如月光常皎洁

●管淑平

“和书籍生活在一起,永远不会叹气。”我很喜欢罗曼·罗兰说的这句话。书籍并非能够治愈百病的灵丹妙药,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尤其是每次当我翻开喜欢的书本,我总能够在烦躁的心情中找到自己的一片静谧之地。在阅读中,我常常觉得书籍就像是照耀我的一片白月光,以温柔的格调,平缓的气息,与我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
读至尽兴处,我会不自觉地放慢阅读的速度。有时,并没有读完书籍的全部内容,仅仅是单纯地欣赏着书本里的某一篇文字,也能够带动我的情绪;有时,在一段具有思辨性的语段中,停留的时间就更长;又有时,我只是单纯地玩味着几个词语,也能够带给我同样微妙的体验。

读书的好处不光是能够品尝人生百态,同样也有着万花筒一般的奇幻。人生短短几十载,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幸运地成为旅行家,去看遍世间的风景;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冒险家的潜质,会勇敢地去攀登和探索未知的地方。但读书,却能够让我们在翻阅每页纸张的同时也能看到头上满天的繁星,就算现实中的我们身处于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,也同样可以在闲暇时仰望头顶的月亮,像斯特里克兰德一样,追求着我们心中的梦想。

读书,也是一种旅行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

路。”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”脚步到不了的地方,文字却可以。短暂的人生中,却难有真正的人能够行至万里,足迹遍布天下,即便是他有着如徐霞客那样的情致。而读书,却能够让我们博古通今,了解过往之事,设想遥远未来。也许现实里的我们正处于暑热天,但是读书能够让我们的心头感受到来自田野、山间的凉风习习。再远的目的地,也因为阅读变得有了触感,变得不再遥远。

找寻一本好书并不容易,在物质条件丰富的今天,读书也不再是往日里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触及,而是变得很便捷。只要你愿意阅读,走进一家书吧或者图书馆,你就能够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,与无数前人进行交流,接受着思想的洗礼。只要你热爱阅读,也不用非去图书馆不可,甚至在网上也可以阅读电子书籍,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定力。

读到一本好书,就连早已荡然无存的古迹与无数可寻的文明都变得永恒和清晰。通过书籍,我们在有限的视野和时间里看到了万丈以外的世界;即便我们是普通的个体,微小、平凡,但是我们的的心灵接触到了人间难有的高度。一个人的改变是先从心灵开始的,其次才是行动。读书,就是在潜移默化中,影响着我们的心性,内化于心,外化于行。